

环
球
文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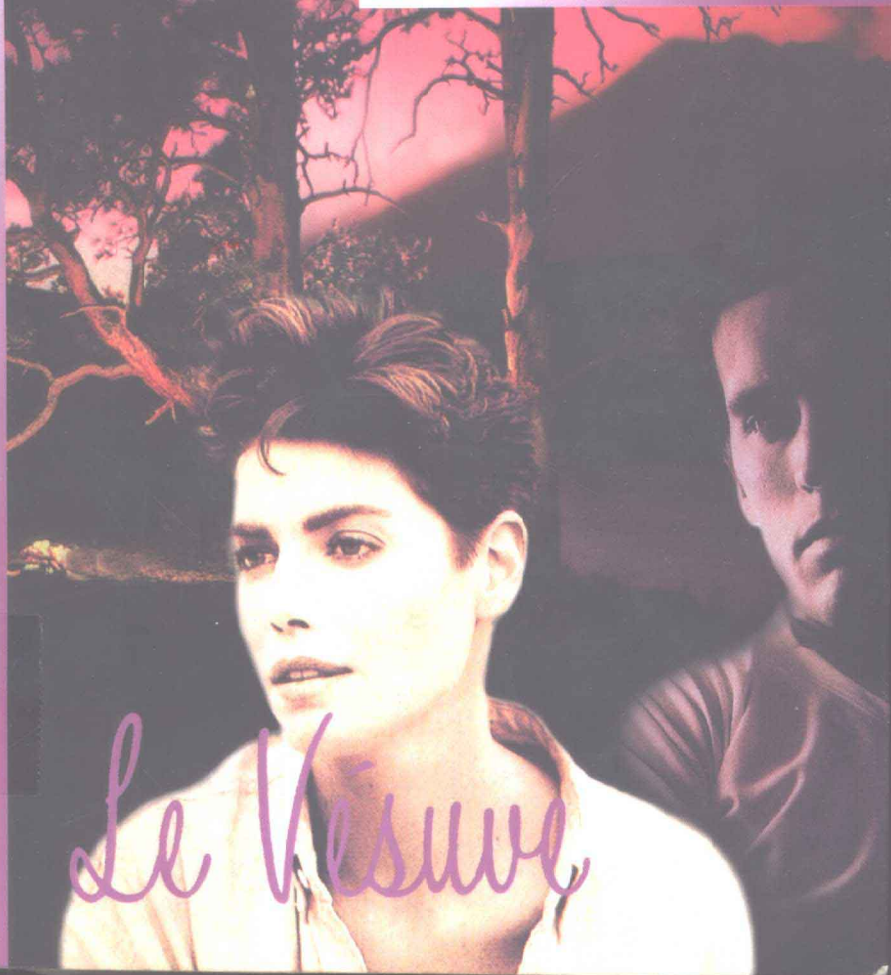
欧美国当代文学名著系列·法国当代文学代表作·亚平宁半岛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法] 埃·罗布莱斯 著

董纯 沈大力 译

维苏威火山

Le Vésuv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苏威火山/(法)埃·罗布莱斯著;董纯,沈大力译.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6

ISBN 7-5057-1442-2

I. 维… II. ①罗… ②董… ③沈…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321 号.

EMMANUEL ROBLÈS

Le Vésuve
Editions du Seuil
1961

La Fenetre

Emmanuel Roblè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27, rue Jacob, Paris VIe

书名	维苏威火山
作者	法国 埃·罗布莱斯 董纯 沈大力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6000 字
版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442-2/I·390
定价	13.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7-1550

目 录

维苏威火山.....	(3)
绮窗恋.....	(187)
普天下,太阳兄弟——追悼埃·罗布莱斯	(232)

维苏威火山

董纯、沈大力 译

序

法国 克莱芒·雷庇底斯

一部小说若要冠以意大利，尤其是那不勒斯一座火山的名字，那只能选取维苏威火山了。

战火就在城门下蔓延，飞机不断狂轰滥炸，那不勒斯城内腐败不堪，此乃那个时代既立价值的自然反应，殃及最贫贱的家庭，致使他们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卖淫，以求苟活。

维苏威火山是个人物，从喷火到化为灰烬，酷似罗布莱斯这部小说描写的爱情故事。塞尔日·龙热罗中尉系一九四四年战役中赴意大利远征军的军官，受伤后在那不勒斯度一个月的康复假，与在书店工作的意大利年轻女郎茜尔薇邂逅，一下坠入情网。然而，茜尔薇对一个“只用自己眼睛看世界的人”存有疑窦，没有立即回应，实际上婉拒了对方的情意。后来，几经折磨，二人热烈结合，体验了激动魂魄的时刻。

读这部小说，人们不难猜到，塞尔日·龙热罗与作者实为一人，种种障眼法都不能遮此事实。时世艰难，塞尔日·龙热罗的艳福只能是过眼云烟。他追求绝对的爱情观，势必导向冲突和灵魂的撕扯。且看，为了二人能永不分离，共度田园式的爱情生活，茜尔薇在情人创伤愈合后，怂恿他开小差。塞尔日

• 龙热罗表面顺从，但临了还是回归部队，上了前线，一时断绝了跟茜尔薇的私情。尔后，他又负了伤，再度到那不勒斯，同茜尔薇结为夫妻。可是，彼时的茜尔薇，与他在那不勒斯最初遇见的佳丽已判若两人。

在战争的背景中，作为小说象征的维苏威火山喷吐岩浆，继而静息了，一如塞尔日·龙热罗与茜尔薇两人的情欲。

在我们的生活中，种种情欲之火，不都是如此这般烧毁着人吗？……

第一部

二次大战期间，我一九四四年初在那不勒斯。那会儿，我整日浪游街巷，饱览裙钗丰姿。走在罗马街、基奥亚街和桑塔露西亚大街上，见两边华丽楼房毁于轰炸。我瞧瞧墙面原由墨索里尼分子涂抹，皆有镰刀铁锤印记的标语，或者听盲艺人手摇蛮风琴，演奏《莉莉·玛莲》。

冬日，维苏威火山在天边喷吐烟雾。火山口围一圈积雪，间有蓝纹，轮廓明晰，颇似东瀛风貌。迷雾中，灰蒙蒙的巨轮拥挤在港口，缆绳顶梢系着银色气球，悠悠晃动。我刚离开医院病榻，满心憧憬幸福。世上似乎没有能抑制我这种内心冲动的力量。街上，还有美国、加拿大、波兰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休假士兵跟我一样在闲逛。从他们的眼光里，我也看到了一种与己类似的饥渴。

有时，我拐进一间小酒吧歇歇脚，看看《复兴报》，或者喝杯苦艾酒，同老板攀谈两句。每逢这种时刻，老板听我说得一

口地道意大利语，每每惊讶不已。我说自己是法国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玻纳市。童年时代，我在那儿有一批小伙伴，均为意大利反法西斯避难者的子弟。

“反法西斯？我们这儿全都是反法西斯的，中尉先生！”

出于多种原因，我喜欢那不勒斯人。最欣赏他们那种生来就善于迎合的本领。于是，我谈到阿尔及尔、撒哈拉大沙漠、棕榈树、沙丘，以及舍努阿山山脚下的一片片僻静的海滩。我以这种方式吸引别人注意，聊慰难解的乡愁。若遇到站柜台的是个妙龄娇女，我就在话里掺进一些抒情语调，尤其在几杯苦艾酒下肚之后。谈受伤的事我并不十分主动，有时也提两句，表明我是在此病休的军人。一霎时，酒吧里所有的顾客都慷慨激昂地诅咒起战争来，那氛围真令我沉醉。要不然就是，众人祝我充分享受这几周的喘息机会，拳拳之忱，令我感动不已。每到这种时分，我即有所预感，想到未来某一天里，会在那不勒斯的一个街角碰上一件快乐事，成为重返前线应得的幸遇。

我继续漫步，进入贫民区时不觉迷了路。几个女人和孩子前来向我乞讨香皂和巧克力。此时，我们穿着美军制服，被误认为美国兵。我一个个朝底儿翻开自己的衣袋，让他们看里边空空如也，信服我是法国人。

几个年轻人过来邀我同行，去会他们的姊妹。“那是我亲妹子！”来者说道，还保证那位娇女是二八佳丽，处子洁身，肯定会喜欢我，并且说：“她才十五岁，中尉先生！”

我知道他们的花招。一旦我同意，他们就要我预付引见费，然后把我拖到一个胸肥手粗的母夜叉窝里。我把话明说了，婉言回绝，他们同我一起大笑，旋即离去。

我愿即刻跟您谈谈茜尔薇。不过，尚须先说明一下我一九四四年二月刚离开医院，孤身一人在那不勒斯时的精神状态。那时，伤痛折磨着我，以至整个下身左侧都疲乏无力。或许，那时候我也有自我透视模糊心境的需要。那是我负伤之后，在被迫旷日静养的一段时间里出现的念头。

我被安置在但丁广场附近，多米尼克·索里亚诺街三十号，靠近罗马大道上方的一栋高大房屋里。楼里有个院子，草木葳蕤，散发一股浓浓的潮湿洞穴和花园气息。

我占据一间卧室，住所属于一位老妇人。日复一日，她总身穿一条蓝色羊毛长裙，两手戴满戒指。这就是卢捷丽太太，一位意大利海关高级职员遗孀。她举止守旧，但彬彬有礼，虽一生坎坷，屡遭不幸，仍保持着大家风范。老妇人细高挑个头，腰挺得笔直，一脸皱纹，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眼里不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宽容与嘲讽并蓄的神态。她犹如待上宾一般接待了我，对那张摊派我去她家的住房征用通知书不屑一顾。我尾随其后，穿过一间间宽敞的大房间，其中摆设的桌椅腿部都有狮爪雕饰，桃花心木的立柜和沙发上镶着铜制雄鹰和古罗马执法官的束棒。每扇窗户前，都垂着沉甸甸的白色帷幔，挽在用亮金丝编织的桂冠形帘钩上。一面面镜子镶在西班牙造型铸铁框里，频频照出我的身影。

在一间卧室，我被安顿下来。这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隐置于粉色墙纸裱糊的墙洞内，床头悬挂一帧蓄颊髯的军人肖像，佩着肋形胸饰，神情严峻。我请女主人允许我洗个澡。卢捷丽太太主动提出帮我到隔壁浴室放洗澡水。木鞋形的澡盆不禁使人想起马拉之死。澡盆很高，我心知关节尚僵，拖着那条硬腿，独自难以入浴。卢捷丽夫人甘愿助我一臂之力，并向

我保证，她“知道男人身上是啥样”。她口气十分慈祥，我于是脱掉衣衫，未觉过分窘迫。再说，住院期间，每天，膀粗力大的女护士已曾使我处过类似境遇。我没能避免卢捷丽夫人观看伤疤。那疤痕自胃部起，一个大拐弯直通到腿上，活像一把把手形状那样复杂——淡粉色的土耳其大弯刀。刀弧中端皮肉深陷，伤痕肉芽如绢丝般光耀。

“这副模样，怎能让您返回战场！”卢捷丽夫人气愤地叹道，唉声感人。

我回答说，主刀大夫吩咐我多走动，这样几周过后创伤就不会再显。我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得无所谓，竭力在这位为同情心激动的老妇面前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然而，我心里明白，自己就像竞技场上遭过重创的斗兽士，昔日雄风难再，若遇猛兽，势必魂飞魄散，一蹶不振。

一想到几周后要重返前线高地，内心不禁一阵凄凉。卢捷丽太太俯着前身，认真地替我往背上擦肥皂。浴缸一只天鹅颈状水龙头飘出淡淡一股雾气。我仰望天花板，发现上面有幅庞贝流派的壁画。由于受潮，画已受损，有了斑斑水迹。尽管如此，画面上一对可爱的青年形象仍清晰可见。他俩胴体赤露，笑容可掬，在游泳池边抚爱嬉戏。姣美的泳女两手捧着男伴命根，后者则摸弄姑娘双乳。这张画展出了我的心思，我微微一笑。因为，它显示了永恒的生命希望和人间最美满的幸福。

到那不勒斯头一天，我就是在这种心猿意马的企盼中度日的，渴望机会突然降临，让我尽情痛快一番。那天，我在城里徜徉，似觉所有路遇的那不勒斯行人都在狡黠地用黑眼睛向我暗示：“耐性，耐性些，中尉先生！”在翁贝尔多一世艺术画廊

和圣·齐亚格莫宫周围的咖啡馆，我时时停步歇脚。这天下午，我用另一部分时间参观坐落于基奥亚滨海大道和卡拉齐奥罗家族大街之间的水族馆，为那里的水母惊叹不已。据保管员说，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组观赏珍品”。其中有的状若大圆盾，体内伸出条条触手；另外一些体积稍小，犹如盏盏玻璃灯泡。我伫立凝视这由蠕动纤维体缓缓搏动、颤抖来呈现生命的软物。彩虹色的水流在它们粗大的胶质透明脉管里吞吐，看着不甚舒服。沐于玻璃缸照明灯光之下，水母几乎一动不动，个个闪闪发亮。

夜幕降临时，我来到海边，凭倚岸墙远眺。晚霞辉映天边，光沐停泊于港内的一艘艘货轮，把雄伟的蛋形古堡照得光腾焰飞。远处，岛屿隐隐卧没在蒙蒙云烟中。我独自一人在军官食堂用罢晚餐，又去亚里桑那舞厅呆了一小时。那地方在巴拉卡大街，同罗马街交错呈十字形。第一个良宵，我是搂着烟花女度过的。那青楼女子碧眼褐发，厚颜无耻地高耸酥胸，惑人之极。她把我拉进一家妓院。老鸨租给我们的房间挂着纱窗帘，屋里一面面大镜子，地面砌大理石方砖，灯光凄凉。我仿佛落进了一只大水母的腹腔，便问搭挡，可有较适宜的去处供我俩颠鸾倒凤。不料，她生气地斜睨我一眼，回答说：“那可没有！”言未尽，人已紧贴上身，一面保证让我立刻忘乎所以。她还真说到做到了。到我再出门时，我已真的爱上了那不勒斯。我明白自己就像这座城市，巨大的生存渴望里充满绝望。

在灯火管制下的昏暗老城区里，我又滞留了一阵儿。

“我们需要五年计划和廉耻精神，尤其是后者！”一个天晓得在哪儿遇到的那不勒斯人对我说。

那会儿，我俩都喝醉了，我甚至没有发觉自己呆的那家酒

店处在禁区。一个嚼着口香糖，长相颇似罗斯福的高大军警严厉向我指出这一点。我起身回归，坚信自己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离病院以来全心渴望的那种真正的永久和平。

军警把我带回到禁区边线，用手电筒照着我的脸，又足足教训了一顿。他一住口，我立即狠狠地回敬，说他让我联想到深海产的一种粘粘乎乎的章鱼。

“混账！”对方咬牙切齿咒骂一声，露出一口白牙。

我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回到卢捷丽太太家门前，只隐隐约约记得乘过一辆吉普车，飞驰在阴森森、漫无尽头的街上。可那辆车是从哪里冒出来，又是谁在驾驶呢？我甚至怀疑方向盘后面根本没有过人，发誓那玩意儿有鬼，是自己在动弹。我跨进前厅，疲倦不堪，呆立着，脑子里胡思乱想，自问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自暴自弃而死去。肯定，我是在不住口地高声向自己发问。因为，灯忽然亮了，乔伊·高恩身穿睡衣出现在我眼前，说：

“是你，塞尔日！快别这么嚷了！”

要谈茜尔薇，我得先向您介绍乔伊·高恩。因为，说到底，而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起因于他。

他名叫吕西安·高恩，乔伊是大伙儿起的绰号，唤做“焦”。他会英语，还能说美国土话，是在纽约和芝加哥生活的三四年间学的，说得音正腔圆，连美国大兵听了都吃惊。

我和他同属一个营。进攻卡萨拉山区时，他负伤进了卡布医院，现在刚出院四天。乔伊一边用湿毛巾替我擦脸，一边告诉我说他得知我地址后，立即让住房处在卢捷丽太太家派了一间屋子。他已经等了我两个小时。我连连对他说：

“妙极了，乔伊！你和我，在这里……咱们来庆祝一下！妙极了，乔伊！太棒啦，你说呢？”

乔伊让我别大喊大叫，躺着别起来，等他煮咖啡给我醒酒。入伍前，乔伊是位钢琴师，我在阿尔及尔认识他的。那时，他带领一个小乐团季节性地流动受雇，为星期六、星期日巴拜勒乌埃德和圣·欧也妮的舞会伴奏，或去出名的海滩高级酒家，举行“开胃音乐会”。他先去巴黎，又到美国，后来回阿尔及利亚从戎。一月中旬，他率部向敌方某迫击炮所发起攻势，被榴弹片削去左胸乳头。后来，照料他的漂亮女护士曾声称看到了他的心。乔伊善献殷勤，马上回答：“这下您可看清了，我亲爱的，那上面只刻着您一个人的名字。”

乔伊长脸盘，肤色黝黑。浓眉下，他又黑又密的睫毛衬托出灰蓝色、颇有英气的双眸和微呈褐色的眼睑，望上去像打扮过似的。强光下，他的虹膜色彩愈淡，两颗瞳孔晶亮，目光炯炯，极富魅力。乔伊一向很瘦，但体格矫健。从他有时咬咬嘴唇，使劲搓擦双手的动作，可看出这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我听到乔伊在厨房摆弄炊具，不知那时几点钟了，然而却全无倦意。与乔伊重逢，喜悦稍释了我心境的迷茫。

我伸臂撩开躺椅后的窗帘，瞥见院子另一头有个少妇正在梳洗。她的房间不临街，无须顾忌灯火管制。那女子褪掉了内衣，裸身毕呈，婀娜多姿，玉肌丰腴。

霎时间，我全神倾注，目逐她肢体每个自如的动态。在灯泡光线的柔抚下，那边光洁柔润的肌肤、丰满的胸脯和两条硕实的玉腿，一览无遗。不一会儿，她脱出了我的视野。我叹口气，放下了窗帘。此时，乔伊已经光着脚悄然无声地端了咖啡进来。

“乔伊，”我对床前的朋友说，“我实在害怕再回上面去。”

“过一阵就会好的，”他说，“大凡从医院出来的人，都有这种消极心理。”

我三口两口吞下滚烫的咖啡，然后向他解释自己怎样在那不勒斯街头漫步，怎样悟出个道理，想到自己很快会被打死，不得其所。

“我无法理解这种感觉，”乔伊回答我，“我是犹太人。两千年来，每个犹太人，都死得其所。”

“小心啊，乔伊！”

“小心什么？”

“小心别把这场战争当成一件个人的事。”

乔伊两手一拍大腿，高声说：

“嗨！可它也是一件个人的事！”

乔伊回想起纳粹暴行，周身顿时像出现了魔力感应，犹如一个受阵阵电激的巨大仇恨气团。他敞着睡袍，露出胸脯上缠着的一条条绷带。他激动的心此时若将棉索挣断，我也不会惊奇的。

“乔伊，别说打仗的事了。谈谈那不勒斯，特别是那不勒斯姑娘吧。”

我又卧在长沙发上，两只长统靴蹬着一堆色彩绚丽的丝缎靠垫，瞧着乔伊点燃一支香烟。袅袅轻烟在这孤傲驃勇者英俊的头颅边飘成一轮光环。

“那不勒斯是个可怕的陷阱。”乔伊说道，“塞尔日，我认为德国人故意撤回北方，让我们自陷泥潭。目前，整个远征军团在那不勒斯面临解体的危险。你听说有辆坦克被当地人偷去拆卸了吗？”

我搭搭眼皮作答。乔伊的思想，他的喋喋不休和幽默很让我喜欢。我知道那次坦克事件，还知道那艘“自由艇”号的故事已经成为那不勒斯的笑话。

“那艘船被那不勒斯人用焊枪截断，当破烂卖了！塞尔日，目前，咱们有六千名盟军精兵躺在那不勒斯城四周的花柳病治疗中心里。如果解放部队两个月之内不开拔，就有全军覆没之险！不能再迁延时日，必须立即发起攻势。不只是为了把德军赶往北方，更主要的是得尽快躲开那不勒斯这座城市的致命危险。”

他吸了口烟。透过一圈粉色烟环，我见他的双眼炯炯闪光。

“留神哪，塞尔日！在这座城里，你比在前线高地冒的险大多了。在那里，不过是被打死，充其量得肺炎。呆在此地，可能连魂儿都会丢呢！那不勒斯这儿，你并不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人存在。你观察过本地人的眼神吗？在他们眼里，你只不过是一件无力自卫的猎物。只须瞥一眼，他们就估得出你值几块肥皂，多少巧克力或罐头牛肉。你若听信那些甜言蜜语，落进圈套，他们一转眼就算出，从你身上能骗得到多少里拉。他们最拿手的，就是把女儿塞给既富有又温情，且让人放心的盟军战士！可要当心啊！”

我请他放心，答应一定留神，保护灵魂和钱包。我告诉他，自己已经领教过那不勒斯人出名的目光。在这座饥饿之城里，我感到自己像笨拙的昆虫，落进了赤道地带食肉植物的魔爪。它们色艳香浓，幽暗诱人，美丽的花瓣在吞噬不慎失足的猎物前，总要将它们涂满粘液。

我又撩开窗帘，企望那位裸女再度出现。可是，她此刻在

洗手池边忙碌，灯光下，白墙映出她的黑影，形状古怪可笑，像一头虎背熊腰、怒发冲冠的猩猩了。

我同乔伊回忆往事，聊了大半夜，一面呷着金酒，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美国香烟。那只被我从墙头摘下，饰有美髯金盔的古代骑士图案的银盘里，早已填满烟蒂和灰烬了。

拂晓，院子里晨曦星星点点，犹如粉尘飘落到海芋和无花果树坚挺的叶片上。同样，光线也一定从天际悄悄降临到了前线高地的雪原和砂砾地。据守在防御工事里的军人周身寒彻，迎之犹如甘露入喉，切身体会大自然的爱抚，颇感欣慰。从黑洞里钻出来的人黑着眼圈，眺望呈缎色的晨雾和山坡蓝莹莹的积雪。远处悬崖，峭壁耸拔。人们头顶上，朝霞蒸腾起来。

对这一时刻，我十分熟悉。在欣赏苍穹的第一阵脉冲，在重整如风帽般扣在双肩的被褥，在叉开双腿往地面冰块上浇出热腾腾的夜尿时，每个人的脑际都浮现过死神的影子。

乔伊似乎从我的脸上窥见了这些内心遐思。他猛地把烟蒂扔进银盘，对我说该去睡觉了。我艰难地直起身，拍一拍被身体压扁了的靠垫。就在这一刻——我怎能忘记！——就在我头发沉、满脑子消极念头、快进卧室的时候，乔伊吐出那句极其平凡的话，引出了下面茜尔薇的故事。

“塞尔日，今晚你愿意去圣卡罗剧场听音乐会吗？”

“音乐会？”我犹豫不决。干别的什么不好？若是凑巧，我也许还能找到那个足足让我快活了一个小时的碧眼媚女呢。

“那是个非常出色的意大利乐队。”乔伊又补充了一句，“我订了两个座位，你只需要去一家书店把票取来。书店就在附近。要不票就废了。”

“为什么？”